花瓣與奶名

陳安

近來我常哼唱兩首歌曲，它們是女作曲家瞿希賢的作品。遠離故國，很多消息難免阻隔。瞿希賢今年四月以八十九高齡病逝，我最近在瀏覽《人民音樂》雜誌時才得知，一見訃告頓時感到心往下一沉。

我從小就知道她的名字，而且是唱着她的歌長大的。至今我尚能完整地唱出她作的《我們要和時間賽跑》、《全世界人民心一條》、《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她根據各地民歌改編的合唱曲如《牧歌》、《等你到天明》和《烏蘇里船歌》等也常回響在耳畔。當年看電影《青春之歌》，深感其音樂極富感染力，而此電影音樂正是瞿希賢的手筆。我後來練習寫歌，會常常回味她歌中的旋律，有一首習作的一個樂句就顯然脫胎於她的《紅軍根據地大合唱》中的一首曲子。

古今中外，有很多女歌手、女樂手，女作曲家卻如鳳毛麟角，瞿希賢正是極爲稀少而寶貴的中國女作曲家之一。她的作品清新、流暢、剛健、優美，因此耐唱、耐聽，可以長久流傳。有人說，文學作品與音樂作品有一個重大區別：一部再好的長篇小說一般人大概就只讀一遍，而一首好歌一般人都會唱上幾十遍，甚至幾百遍。而瞿希賢的歌，我們都已唱過不知多少遍了。那首《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上半闋的優美旋律更是讓幾代人哼唱不歇。

當然，文藝作品也常會受到時代的局限。明智的文藝家會自覺自己某些作品的局限性，從而毫不可惜地將其否定。瞿希賢曾用光未然的歌詞寫過一首合唱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曲調豪放、恢宏，唱出了「山連着山，海連着海」的雄偉氣魄。

但今天看來，其歌詞內容偏激而狹隘，顯然是當年極左思潮的產物。深受「文革」迫害之苦的瞿希賢（她曾坐牢近七年之久）後來自己就否定了這首歌，有合唱團要演唱，她總極力勸阻。她說，此曲是在當時政治形勢下寫的，現在形勢不同了，再唱是誤導。她的合唱作品集雖收了此曲，但她特地註釋說明，這是作爲「歷史足跡」收入的。

新時期的瞿希賢更用其心靈創作更富人情的抒情歌曲。她寫《飛來的花瓣》，寫學生對老師的懷念，寫老師對學生的祝願。她寫《把我的奶名兒叫》，寫海外遊子對故國的懷戀，寫祖國母親對海外兒女的摯愛。我近來哼唱的正是這兩首歌，一邊哼唱，一邊緬懷這位令人崇敬的傑出音樂家。

在卡塔爾遭遇尷尬

黃艷梅

前一段時間我跟隨中國國際旅行社組織的旅遊團前往卡塔爾旅遊。卡塔爾位於波斯灣西南岸的卡塔爾半島上，屬熱帶沙漠氣候，好在我們這次旅遊已經躲過了當地炎熱的夏季，天氣開始轉涼。

出發前旅遊團的領隊王小姐告訴我們，卡塔爾是阿拉伯國家，有許多風土人情與我們中國不一樣，希望我們能夠入鄉隨俗。「到了卡塔爾不能吃豬肉，不能在公共場所飲酒，更不能賭博，是這些嗎？」我問道。王小姐笑着說：「不光是這些，在卡塔爾的公共場合男女之間要注意舉止，不宜過分親暱，拍照時不要拍當地人，尤其是婦女兒童……」我們都一一記在心裡。

我們卡塔爾之行第一站是首都多哈，在多哈國際機場下了飛機，王小姐說當地的導遊麥迪正在等我們。走出安檢通道，果然看見一位四十多歲的男士微笑着向我們招手，王小姐迎了上去和他擁抱行貼面禮，看得出來他們已經是老朋友了。

王小姐接着把我們一一向麥迪做了介紹，麥迪很紳士地挨個和大家握手，當他滿面笑容地走到我身邊，我立刻伸出手來，他皺起了眉頭，在片刻猶豫後還是象徵性地和我握了握手，想着他和別人握手時熱情有力，我心裡隱隱生出一種不快。

我們一行人上了大巴，麥迪坐在我的後面，車很快發動了，我扭過頭想和王小姐說句話，無意中卻看見麥迪拿着一張濕紙巾正在仔細地擦手，我簡直有些憤怒了，難道我的手就那麼髒嗎？

來到入住的酒店，我找到王小姐向她表達我的不滿，王小姐聽了我的述說後問我：「你是不是用左手跟麥迪握的手？」「是啊！我天生就是個左撇子，難道這有什麼關係嗎？」我奇怪地問。「難怪他會這麼做。」王小姐一臉歉意地說：「都怪我出國前沒跟你講清楚，在卡塔爾和當地人握手只能用右手，千萬不能用左手，在卡塔爾人看來，右手是用來握手、用餐的，是潔淨的，左手是用來如廁的，是不潔淨的。」我這時才恍然大悟，看來這次尷尬經歷「錯」在自己啊！

心理諮詢業日漸走俏

蕭愚

全球金融海嘯波濤洶湧，內地房地產、外貿、金融等行業均難以獨善其身，從企業老闆、股民到普通職員、求職者，普遍倍感壓力，身心焦慮症患者驟然增多，由是之故，近來中國各地的心理諮詢診療所變得繁忙起來。

福州金橋心理教育諮詢中心羅主任表示，最近幾個月，前來進行心理諮詢的人數明顯增多，大部分都跟金融危機有關，諮詢內容包括訂單減少、破產、裁員、減薪等帶來的職業困惑；股市下跌、房價下跌，炒股、投資虧損引發夫妻和家庭不和，情緒產生焦慮和困惑，客戶當中既有企業老闆、中層管理人員，也有普通員工和股民、炒房客等。

小王是其中一個典型個案。他去年大學畢業後在福州一家大型外企工作，收入不錯，同學們都很羨慕他找到一份這麼好的職業。但受金融風暴影響，訂單一下子減少了一半，企業產品積壓、資金回轉慢，公司開始裁員，小王不幸就在裁員名單中。失業一個月以來，他經常失眠，夜裡三四點才能入睡，吃飯也沒胃口，整天不是在家呆着就是出去打麻將，家人也不能提工作的事，一提小王就發火。後來在家人的勸說之下，小王來到心理諮詢室求助。

另一位陳先生，公司受金融危機影響，投資的項目虧得一塌糊塗，只好關門。想想奮鬥了數年的公司一夜間倒掉，還欠下一大堆債，陳先生整日借酒澆愁，原來就不同意他創業的妻子甚是不滿，整日抱怨陳先生當初不聽勸，還說要離婚。陳先生一氣之下，動手打了妻子。

福建省精神衛生中心主任張醫師表示，最近幾個月不僅僅個人心理諮詢業務量明顯增多，企業客戶也開始增多。有的企業老總擔心在股市被套牢的員工情緒不好影響工作，所以請心理諮詢師到企業給員工上心理課，幫助員工調整心態。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快速，沉重的工作和生活壓力，使人們的情緒常常處於緊張狀態，因而產生抑鬱、焦慮、煩躁等心理病症狀，嚴重影響工作和生活。鄭州的資深心理諮詢師馬進表示：「以高科技、高效率、高競爭爲特徵的現代社會，要求人們具有高耐挫力，以正常的心態面對競爭中的挫折和失敗，防止消沉、頹廢、沮喪、偏激的心態出現，工作、住房、投資等問題都是導致心理障礙的因素。在此背景下，由專業的心理諮詢師對國民進行心理引導，成了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

內地的心理治療業起步較遲，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之前基本爲零，八十年代初一些心理門診陸續出現在北京和廣州等大城市。時至今日，全國各大城市的綜合性醫院普遍建立了諮詢和治療門診，同時出現了私營的心理治療診所，但與龐大的人口相比，目前內地專業的心理治療和心理諮詢從業人員遠遠未能滿足需求，根據一項統計，內地每百萬人口中心理學工作者的數量僅爲四點六名。鄭州大學的王清紅教授認爲，中國心理諮詢師的需求量在一百萬人以上，當前急需培訓更多具備合格資質的心理治療師，及建立專業心理治療室，才能滿足大衆的需求。

尋找地老天荒

葉周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一位美國人約瑟夫・洛克曾經來到麗江，一直到他終老之年在夏威夷去世的時候，他還魂牽夢繞着「躺在玉龍雪山的杜鵑花叢中」死去。洛克的麗江之行還影響了著名的美國詩人龐德。龐德從來沒有到過麗江，可是在他的詩篇中卻留下了這樣的詩句：「雄踞麗江的是青翠映襯皓白的雪山，洛克的世界爲我們挽住多少記憶。」「當牡鹿喝足那清清的山泉，羊兒也裝滿龍膽草的嫩芽回來。」爲什麼一個遙遠的，不可觸摸的世界對於現代工業社會中的詩人卻具有無法拒絕的誘惑，成了他永遠的夢？

親歷麗江

後來我去了麗江，第一次親眼看見了在世人嘴裡被無數次描繪成世外桃源的這片紅土地。鱗次櫛比的黑色瓦屋頂，錯落有致的紫紅色木結構屋子，門前川流不息的小河。日光下，可以看見河面上漂浮着一米多長的嫩綠色的水草，在水草中游動着、憩息着橘紅色的金魚。到了夜晚，河面上順流而下的是一盞盞盛開在花瓣中閃亮的河燈。放河燈是麗江人的傳統，心裡有什麼願望，點一盞蓮花燈放在清澈見低的河裡，河神會把放燈人的心願帶給風神，風神又會帶給山神。麗江的玉龍雪山是麗江人心中神聖的保護神。

麗江的心臟大研古鎮已經很熱鬧了，從掛在牆上泛黃的照片上看，以前鎮中心的廣場四方街是趕集的地方，一到周末人潮洶湧，小販雲集，趕集的人潮把青石板的路面擠得滿滿騰騰，水泄不通。我去四方街的時候，一群納西族的老年人手挽着手在廣場上跳舞。四十幾個老年人穿着乾淨整潔的民族服裝，圍成一個圈，手拉着手。他們前後搖動手臂，向着一個方向挪動步子。他們的舞步沉穩不亂，不急不躁；心中的喜悅從臉上淺淺的微笑裡浮現出來。

走在大研古鎮逶迤的青石板路上，不論晨昏，都有機會遇見納西族的老人們。他們邁着不緊不慢的步子，眼睛專注地望着伸展在前方的閃爍着光澤的青石板路面。

在來古鎮的路上，曾經聽過一個故事，一位遠道來的外國年輕人在石板路上遇見一位悠閒邁步的老太太，問她：「您爲什麼走得這麼慢？」老人看着發問的小夥子說：「你不知道人出生以後，就一直朝着一個方向走，走得越快到達那個目標的速度就越快。」那個目標就是死亡。

一段很平常的街巷對話，卻隱含了大研鎮的人生哲理。大研鎮的慢節奏現在成了吸引遊人的焦點，多少遊人爲了這裡的慵懶和悠閒而來。

清晨，在薄霧中走在濕潤的石板路上，可以聽到路邊小河裡淙淙的水聲。這水是從十幾里路以外的玉龍雪山上流淌下來。玉龍雪山是當地人心中的聖潔之山，玉龍的雪水便是聖潔的水。

午後，慵懶的太陽照在古色古香的屋脊上，靠在屋脊下打一個盹，或是無所事事地閑坐着做個白日夢。只有那裡的寧靜才容得下這片悠閒，才襯得起這種心境。

傍晚，夜幕低垂，酒吧街上串串掛在門楣上的紅燈籠把門前的河水映紅了。客人沒有來以前，三三兩兩站在門前唱着歌的年輕姑娘臉上也是紅撲撲的。客人來了，姑娘們進店裡忙去了，三五成群來自遠方的年輕人喝着酒，唱起了歌，歌聲粗獷，整條巷子都可以聽見。

關於麗江的道聽途說

麗江，今天似乎成了遊人尋找的世外桃源。曾經看過一部電視劇，劇中的青年男女每遇愛情失意，或想尋找一個遠離人群的解脫，就登上了去麗江的飛機。麗江似乎成了逃避現實的一個避難所。

大研古鎮上人頭攢動，問一位開餐館的老外，他來自法國，很多年以前來這裡玩了一次，覺得這兒別致，就辭了工作來此落戶，還在本地娶了一位中國妻子。問在小店裡經營刻畫生意的小夥子，他來自大理。要討生活的麗江年輕人都離開了故鄉；而找安靜，找生意的人卻源源不斷地來了。麗江的大研古鎮也快成了移民小城了。

到了麗江，我問導遊胖金妹：麗江在哪兒？胖金妹看了我好一會，還不明白我的問題。我又問：叫做麗江的那條江在哪裡？她說：翻過了玉龍雪山，有一條江叫金沙江，它就是眞正的麗江。

我豁然醒悟了。一串串珍珠似的地名就是從這裡往西北延伸：金沙江、虎跳峽、長江第一灣、香格里拉、西藏……

從麗江西去不遠，是怒江、瀾滄江和金沙江三江並流的的地方，歷史上傳說，她們本是三姊妹，有一天一同出遊，後來姊妹間發生了矛盾，大姐怒江和二姐瀾滄江向南流去，小妹金沙江爲了尋找光明和愛情，拐了一個大彎向着太陽升起的東方一往無前。這就形成了長江第一灣。如果沒有小妹金沙江的轉彎，可能便沒有了中華民族偉大的長江了。

金沙江在這裡繞了一個三百六十度的大彎，形成了長江第一灣。歷史記載的無數驚心動魄的軍事活動都發生在這裡：忽必烈革囊渡江，諸葛亮五月渡瀘，木高土司大破土蕃，賀龍長征渡江北上……

在古老荒僻的路徑上

歷史上著名的荒僻的路徑我涉獵過兩條：一條是經過敦煌的絲綢之路，還有就是從西雙版納、思茅經過大理、麗江、中甸到達拉薩的茶馬古道。這條路線運的是雲南的普洱茶，川茶則從雅安經康定、巴塘、昌都到拉薩。現在的川藏公路和滇藏公路，大致上就是沿着這兩條古道修築的。這是一條世界上海拔最高、通行難度最大的文明古道。茶葉在唐朝的時候傳入吐蕃，到了北宋爲了對抗遼、金、西夏等遊牧政權，每年都運大量的川茶到西北，與吐蕃交換戰馬，這就是茶馬古道的起源。後來的佛教徒和商人則是翻越喜馬拉雅山脈，往來西藏與印度、尼泊爾之間進行茶葉買賣，整條茶馬古道成爲跨越國界的貿易通道。終年走在茶馬古道上的馬幫，往往一出去就是一兩年。將茶葉放在背簍裡，披上防潮的簑衣，成群結隊，翻山越嶺，歷經艱險。馬幫走上了這條道，一去就是一兩年，離家的漢子往往生死未卜。

給我們開車的司機的爺爺輩走的就是茶馬道，他說，父親還在奶奶的肚子裡，爺爺就上路了。等到爺爺從西藏回來，父親已經滿山遍野地跑了。爺爺一回家就到山坡上找自己的兒子，可是兒子就站在他的跟前，他都不認識。他說自己小時候記憶中的音樂就是馬幫傳來的遙遠的，若即若離的鈴鐺的叮噹聲。在麗江的經歷讓我想起了十幾年以前去過的另一個遙遠的地方敦煌。那裡也曾經是古老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鎮，那裡的荒涼經久不變。

尋找地老天荒的理由

我們爲什麼要到戈壁上來找海？而不去汪洋邊眺望？因爲在沒有海的地方，我們才渴求海。就像在雲南，這裡本來沒有海，可是卻有那麼多以海命名的湖泊。譬如：洱海、程海、還有拉什海。因爲這裡沒有海，所以人們更渴望。也許正是這種不滿足催發了生命創造的動力。戈壁有了海才更顯出它的線條和鋼硬，顯出它寸草不生的荒蕪；海又因爲有了礁，有了島，才顯出它的浩瀚激盪，波濤洶湧。

不論是麗江，還是敦煌；不論是茶馬古道，還是絲綢之路，從來都缺少現代人、現代生活所追求的生活的舒適和物質的豐富，可是隨着世界的開放，這些地方卻越來越散發出對於文明世界——現代都市遊人的吸引力。他們來這裡不是爲了尋找舒適，而恰恰相反，是來尋找地老天荒，是來觸摸彷彿伸手可及的湛藍的天空；是來吸吮稀薄的卻是清新的空氣；是來浸泡冰冷的卻是純淨透底的湖水；是來傾聽寧靜的沙漠上氣流奏響的旋律；是來用視網膜折射自然天籟中的遠古人文的結晶。或許這就是這些古老的地方作爲世界文化遺產存在的眞正價值。也是美國詩人龐德對麗江這片土地魂牽夢繞的原因。

麗江古城（攝影） 葉周

燕山潭柘寺

魯人

旅遊車在山谷的公路上盤桓着，一座座山在車窗外向後掠去。山上散布着一些樹，更多的則是兀立的巉巖。使山看上去像人尚未謝盡的頭頂，稀疏中透出幾分蒼涼。轉過一座山，車駛入一處寬敞的山坳。立時滿目翠綠，四周的山上漫坡鬱鬱蔥蔥的樹木，與先前所見截然不同。

車在山坳裡停下來。下得車，便可沿一條頗陡的石板小路拾階而上。長長的小路被兩堵山牆挾持着向上延伸出一種神秘得讓人興奮的味道。石階的盡頭就是千年古剎潭柘寺。古寺內外處處濃蔭，參天的古樹更是隨處可見。許多古樹形狀怪異，爲久負盛名的古寺增添了許多超凡脫俗的神秘和讓心靈倏然一亮的禪意。寺中的古樹最出名的恐怕要算大雄寶殿後面，齋堂院裡的兩株銀杏和兩株娑羅樹了。相傳兩株銀杏樹一株植於遼代，一株稍晚，都是數百年的老樹，要六、七個人拉起手來才能將樹合抱。它們當年被乾隆爺「御賜」爲「帝王樹」和「配王樹」，更使它們爲古寺增色不少。那兩株娑羅樹，則被佛門弟子崇敬地譽爲神樹。據佛經記載，佛祖釋迦牟尼就是在「娑羅雙樹」下涅槃的。那兩株娑羅樹大約植於明代，也是數人合圍。四株樹離得很近，樹冠相搭。在四月和煦的陽光下，娑羅樹已是滿樹長卵狀的葉子，葉脈清晰，輕薄的葉肉淡綠中透着鵝黃。遙想佛祖端坐樹下涅槃時，煌煌的陽光透過樹冠，投下淡綠中帶着金黃的光暈，我這凡人的心中也不免爲之所動。銀杏樹纖柔的枝條上剛剛吐出扇狀的小葉片，嫩綠嫩綠的極有活力。這種被稱着活化石的古老植物，總讓我有種亘古悠遠的感覺。

潭柘寺座落在燕山山脈。沿途走過的山，卻只有寺院周圍的幾座青翠欲滴。古人說「天下名山僧佔盡」。到了這裡古人的話卻在心裡打了折扣。固然有許多僧人因名山而得了便宜，但亦有許多山又是因寺而聞名因僧人而聞名的。這燕山之中的潭柘山，若非這座潭柘寺，想必也只是一座草木稀疏的荒山了。

潭柘山的綠色是淨化過的顏色，人們生活在塵世的時候，往往有太多的功利，走入寺院時，雖然凡心未泯，但總有收斂。面對那些被賦予許多神聖與傳奇的古樹，我們總可以有所感悟。其實，即使人們只是以走入寺院的心境對待自己生存的世界，生活也必定要比現在愜意許多。

本色的苕

苗連貴

秋冬是吃苕的季節，新苕上市，比窖藏的老苕飽滿、鮮勁。

苕就是紅薯，或叫地瓜，川鄂人呼爲苕。原先以爲苕出自本國本土，豈料它是地道的舶來品，產自南美，明萬曆年間由菲律賓傳入中國，故苕又稱番薯。

苕長相不受看，狀如鼠，薯鼠同音——我疑其之得名乃因其形之故。苕性憨實，只知在泥土裡悶吃悶睡，死長個子，故而，苕的含義就是老實、木訥和傻。川鄂人罵人「看你個苕樣！」就是罵對方是傻子。苕命也「賤」，插上苕籐就能活，再不勞人伺弄，由它瘋長傻長。苕對土質沒有要求，旱地濕地坡地沙地，一概都能將就，而且活得滋潤、皮實，收穫時，一鋤刨開一大兜，碩果纍纍。苕的最大功用自然是供人吃了。苕的吃法簡易：蒸或者烤。熟了後，它那本色的香味使人饞涎欲滴，尤其是烤爐裡出來的，香氣四溢；剝開苕皮，上面黏着出一層糖稀，舐一下，甜如蜜。苕也可製成苕片、苕絲、苕粉，味道口感皆不及蒸烤，但無論哪種吃法，都是它的原味。

苕與精白米麵比，自然是粗糧，但在物質匱乏年代，則是果腹的當家飯。那時許多人家一日三餐都是苕，有的就着鹹蘿蔔、榨菜絲大口大口地吃，有的什麼菜也沒有，光是苕，也是大口大口地吃，直吃個腹飽肚圓。我從小愛吃苕，餓了時，狼吞虎嚥，肚裡從不「犯上作亂」，而且我幾乎從未吃傷（膩）過。當學生時下鄉參加勞動，收工後又累又餓，晚餐吃苕，撐得肚子不能動，發誓再不吃苕，回家後沒幾天又想起它，奶奶蒸了一大鍋，吃起來依然香甜如飴。物質豐饒後，苕多作爲飼料。但沒多久，人們發現苕的藥用價值和營養功能，說苕富含微量元素，有抗癌作用，於是苕又重新回到人們的餐桌。我的感覺是吃苕順氣，飽食後，遍體通泰，從不傷胃。《本草綱目拾遺》說：苕能補中，和血、暖胃，肥五臟。歐美人稱它是「第二麵包」，俄羅斯科學家說它是未來的「宇航食品」。苕看似憨樸，眞人不露相，原來是寶貝。

苕因其憨實耐活，它的名稱也多爲人喜用。舊時給孩子取小名，常以賤稱，爲的是好養活，取得最多的就是「苕貨」。一群玩耍的孩子裡你喊一聲「苕貨」，可能同時會有幾個應答。「苕貨」也可作暱稱，我老婆有時直呼我「苕貨」——罵也是「苕貨」，愛也是「苕貨」，一個「苕」字，寄託了樸實、本色的情感。苕貨不苕，本本分分做人，本本分分做事，不張揚而已，心裡其實有「貨」（有識見，有用）——這已不是說苕了吧？

細數我家三十年

胥加山

一九七八年村裡召開完「分田到戶」會後，全村人幾乎家家喜笑顏開，唯獨父親悶悶不樂，只因不識字的母親在會上自告奮勇地要下了離村最遠的五畝貧瘠的荒地。雖然母親苦口婆心勸說父親，天下沒有荒地，只有懶人；再說我們家人口那麼多，我要下荒地，還不是圖村裡多分些田地。可父親生母親的氣直到第二年秋天才算止，因爲在母親的帶領下，全家勞力天天泡在荒地上，終於在第二年秋天迎來了豐收。荒田變沃土，且多兩畝地，村人眼饞，父母愉樂……

一九八〇年夏收過後，父母把三年來積攢下的稻草、麥秸，運了六大船去鄰村的一座老土磚窯，說是夏閑他們要親自燒三窯磚，打算秋後砌瓦房。那年夏天，父母幾乎每天從窯上回來都是一臉黑灰和滿身疲倦，但花臉上綻放的笑容，始終燦爛生輝。入秋，老家祖上傳下來近二十年的土坯房終於在打夯漢子的號子聲中不見了蹤影。半個月後，青磚黛瓦的新家矗立在低矮的三十幾戶土坯房群中，鶴立雞群，村人羨慕不已，父母揚眉吐氣……

一九八三年，大哥高考以三分之差名落孫山，大哥沮喪，整日閉門不出；父親猶豫，讓大哥復讀，若再落榜，弟妹讀書就成問題，讓大哥不復讀，孩子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日後日子如何過……還是母親一語打破了家的沉悶，讓大哥學裁縫！大哥欣然同意，可父親堅決反對，說是大男人學什麼女人的玩意。母親心意已定，勸說父親，荒年餓不死手藝人！大哥學裁縫拜的是上海一位老師傅，出師後，他很快就被一家服裝廠錄用爲設計師。大哥在服裝廠上班兩年，就開始萌發回家辦廠的念頭，此想法跟父親一說，父親暴跳如雷，放着好好的班不上，回來辦廠窮老子哪來的錢！母親支持大哥的想法，勸他回來先從幫別人量身裁衣做起……回來獨幹的大哥，生意一天好似一天，乃至於大哥結婚成家沒用家裡一分錢，而且結婚時買回了全村第一台二十一吋熊貓牌彩電，喜得村人一晚擠滿了大哥的庭院，樂得父母整日笑聲不斷……

一九九一年，我順利考上了中專，然而三年前父親卻因肝硬化做了脾切除手術失去了勞動能力，已成家的大哥爲父親看病花掉了小家庭的積蓄，且一直承擔着父親的醫藥費……面對我的求學之路，父親時常唉聲嘆氣，勸我學不要上了，外出打工，自己養活自己。大哥和母親得此消息，堅決反對，大哥給我打氣，有哥在，學肯定要上，家裡的困難只是暫時的，日子會過得如芝麻開花節節高！母親的意見更堅決，就是砸鍋賣鐵，學也要上……我在村人的祝福聲中像一位出嫁的新娘，登上了去鎮上的機動船奔赴新的求學之路……

一九九六年，父親進行了第二次大手術，我用工資和做家教、小販賺來的外快替父親交了醫療費，村人誇獎不斷，父親淚流不止……

一九九八年，靠做小吃生意的小弟，沒要父母一分錢，在鎮上買上房，娶回了自己的新娘……

二〇〇〇年，我用工資和業餘打工賺來的錢，在城裡按揭買了新房，大酒店舉行的婚禮，喜得父母以爲自己在做夢；回鄉的婚宴宴請，花車上走下的穿着潔白婚紗的新娘，看得一村譁然……

二〇〇四年，兄弟三人陪父親去醫院進行第三次手術，當年爲父親動第一次手術的青年醫生已成了中年人，他一臉驚訝地和父親玩笑，您老還健在呀！你爲此項病例創造了奇跡！父親也自豪地玩笑，兒子們給了我第二次生命！二〇〇八年，七十一歲的父親因帕金森病再次住院，那位熟識的醫生，握着父親抖不停的手又玩笑起來，胥老爺子，看您把日子過得快活的！從檢查數據看，您老再過個十年八年不成問題！父親笑眯着眼，認眞地答醫生，改革開發三十年，日子天天過紅火，心態越過越年輕，我還想抱三個胖重孫呢……